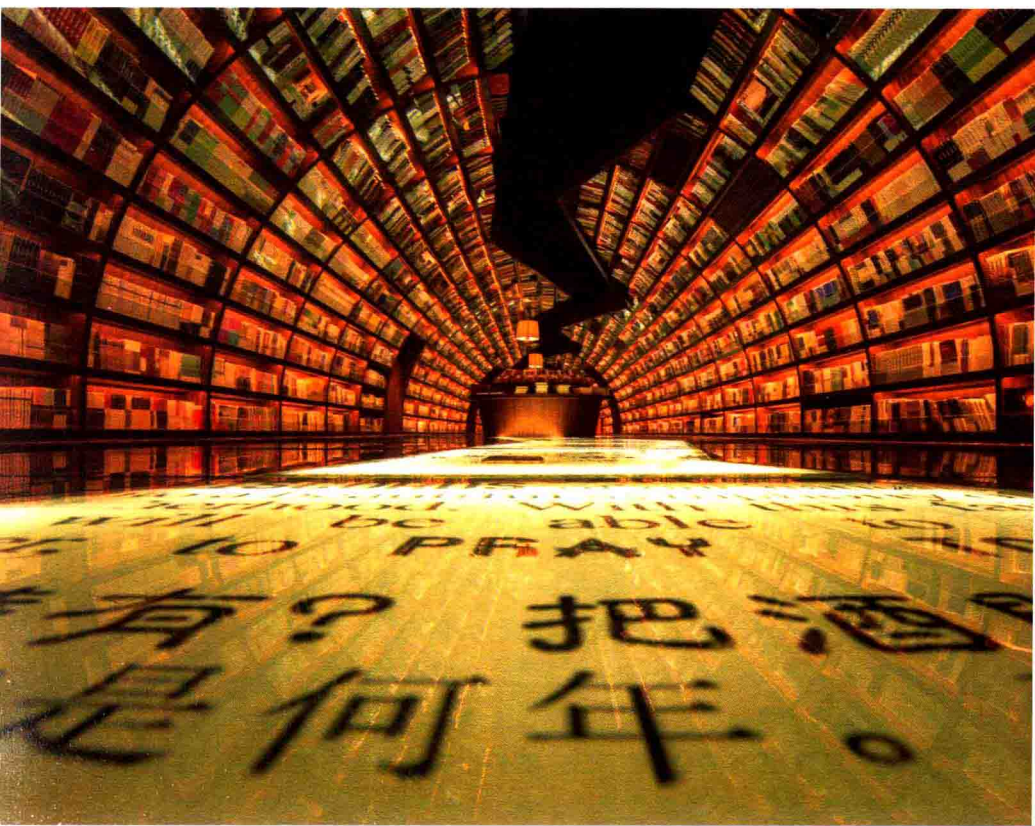


第一章 诗与思的交融



诗意横溢的云间，活跃着善于思索的金浩。金浩把自己内心不断思索的波涛，又不断地推向钟书书店与钟书公司，于是，金浩的外部世界也不断地掀起变化的波涛。……

这里真能寄情。

这里足可言志。

这里必然多思。

赫然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很容易激发诗兴的地名：上海松江，别名云间。

追寻“松江”和“云间”的词义，如果从诗意的角度加以想象，“云间”应该胜过“松江”。“云间”，除了它是“松江”的古称之外，还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天上。金代元好问有两句诗：“亭中甚剩有诗客，独欠云间李谪仙。”“云间”与大诗人李太白的在天之灵联系在一起，自然很容易生发浓浓的诗情。二是指很高很远的地方。南朝萧统的名句“声驰海内，名播云间”，就是以“云间”来形容缥缈高远的境地。那缥缈高远的所在，常常流动着诗的意境。

已经声名远扬的上海钟书阁，曾经被一些诗人和作家比喻为“书的天堂”。这钟书阁，就在别义为天上或者高远之处的云间，就在松江。

具体地说，她在云间或松江的泰晤士小镇。

泰晤士小镇，诞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激情燃烧时分。她的前身原是一片田野。对于她来说，原本是无，忽然无中生有，一个诗的小镇应运而生。说她是诗的小镇，不仅因为镇上一座座美轮美奂、目不暇接的英式建筑，也不仅因为特色鲜明、风情别致的众多小店，以及徜徉在弯曲街道享受逸致闲情的无数游客，而且更因为这家洋溢着浓冽诗情的钟书阁，就在她的中心！

不同寻常的钟书阁，她的影响正在与日俱增。她散发的饱含诗彩的光芒，已经辐射到了上海新闻出版界，以至上海宣传文化界、教育界，乃至辐射到上海的大街里弄和乡村，包括机关、企业和学校，甚至辐射到了

上海以外的全国许多地方。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民众,已经有无数读者慕名而来,载兴而归。她已经成为松江或云间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文化标志,也可称之为上海文化教育出版界一扇异常美丽的亮窗。

以云间为别名的松江,是诗情四溢之地,而坐落在泰晤士小镇的钟书阁,本身就是一首清新绮丽的好诗。这绝对不是虚拟,她确实确实是一首清新绮丽的好诗。她中西合璧的外表,玲珑剔透的结构,丰富多彩的內藏,融汇成诗境;店面墙上截然不同而又和谐组合的各国白色文字,店里分割成九宫格的堂皇装饰和点缀着书籍的透明阶梯,以及紧挨着书架的小茶室,那些精致典雅的杯盘与飘散的香气,横溢着诗情;楼上布满四壁与屋顶的镜面,将重叠的书籍与它们的倒影相连,似梦似幻中,回荡着店员向读者热情介绍的嚶嚶低语,同时又应和着读者欣赏的眼神和满意的微笑,分明流动着诗魂;走出店堂,回望那各国白色文字簇拥着的“钟书阁”三字,在阳光下似在一闪一闪,则应该是钟书阁这首诗的诗眼了。

尽管钟书阁诗意盎然,可是,曾经到过钟书阁,对钟书阁印象深刻的人也好,或者是不曾到过钟书阁,对钟书阁尚未目睹只是耳闻的人也罢,许多人可能只知道有一家钟书阁书店,却未必知道还有一家钟书书店。因此必须告诉尚不知情的人们,钟书阁只是钟书书店新开不久的一家子店或者分店。钟书阁仅仅是开张了两年多,而钟书书店却已经有了将近二十年的历史。如果从诗的角度来说,钟书阁当然是一首诗,以上海钟书实业有限公司为依托的钟书书店,却是一首长长的组诗,夸张一点说,甚至可以誉之为一部已在民间流传的史诗。

春天已经迎来多时,春气变得越发浓郁。就在钟书阁开张将近两周年的一天,一个春风骀荡的傍晚,钟书书店的掌控人,钟书实业公司董事长金浩,又来到了钟书阁。像往常每一次到钟书阁那样,在钟书阁的店门口,他习惯性地打量了一下书店的外表。斜阳投来柔和的金光,十分迫切而又温情脉脉地照着赭红色的墙面和门框,也透过宽大的窗玻璃,把静好的明亮送达靠窗的一片图书。眼前的诗情画意像是一片又一片,一缕又一缕,对金浩来说,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但纵然习以为常,这扣人心弦的片片缕缕似乎迎他而来,依旧拂动了 he 心中的阵阵欣悦。

这欣悦有点神奇，几乎立即驱散了他今日从早晨堆积到此刻的疲劳。为公司、为书店那些没完没了的事，他又紧张了一天，这时候才总算捞到了一点轻松。他慢步走进书店，很随意地在鳞次栉比的书架前转了一圈，有意或无意地看了一会儿正在浏览书籍的读者，然后在一楼小茶室的一张小圆桌前坐下。店员很快给他送上一杯普洱茶。他轻轻地喝了一口，立刻有一种虽淡淡却爽爽的感觉注满心间。

金浩很喜欢钟书阁，连同喜欢这个与一排书架紧紧连着的小茶室。他觉得这是一块小小的福地，是世界上最能调节他的情绪、也最能变化他思想的所在。她能卷动他情绪的波流，使他激动不已，感奋莫名；或者使他安下心来，定如磐石，静似深潭。她也可以催发他思想的航船。这航船瞬息万变，有时让他的心灵停泊在过去的港湾，有时又忽然行进，他的心灵便飞到了未来的海洋。

他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喜欢钟书阁，这样喜欢钟书阁里的小茶室。下面是他自己的话：“我经常说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叫金钟书，我深爱的女儿；另一个就是钟书书店，我把书店作为孩子那么宠爱着。”而钟书阁，是他宠爱的宠爱。由于这里的小茶室能寄寓他的心情，自然而然成为他无比深爱的地方。

此刻，像以往许多次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当落日的余晖渐渐收敛，读者开始稀少，钟书阁从里到外安静下来。这时候，金浩发觉自己的情绪变得平静。而思想的航船重新启动，在宁静的环境里，他的思维变得活跃起来。

这样的時候，金浩往往成为名副其实的思想者。早已年过半百，在半世有余的生活道路上，他培养了不少爱好。但所有其他爱好，都不如他最大的一个爱好：思索，让思维宛如深谷探奇一般，兴致勃勃地探入对于人和事的深处。他虽然没有经历过不许他思索的痛苦，但他深知如果真的不许他思索，那将是他最大的痛苦，是他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而当他或如涓涓细流或如天马行空地进行自由自在的思索时，他觉得自己畅快异常。

所以，在此刻这样的黄昏时分，在当下以及与此类似的环境类似的安静里，他常常会思潮澎湃，势不可当。

他会想起许许多多,比如想起钟书阁自从开张以来堪称辉煌的时日。一年多的时间,作为钟书阁的第一期,因为创造了钟书书店前所未有的业绩,获得了始料未及的声誉,使钟书书店找到了一个艰苦奋斗终致高效产出的突破口。而第二期的钟书阁,刚一亮相就扣人心弦,与第一期相辅相成浑然一体,赢得了众多读者惊喜的目光和赞赏的话语。这所有的正面效应,虽然都在金浩的意料之中,然而抑制不住的欣喜,还是不住地在他心头泛起。

金浩的思路,又经常会延伸到钟书书店漫长的发展历程中。

钟书书店已有将近二十年的历史了!将近二十年夜以继日、沐风栉雨的奋斗,荡平了多少坎坷,闯过了多少难关!常常是阴晴圆缺交替经受,喜怒哀乐轮番呈现!说是奋斗,确确实实是奋斗,但是以“奋斗”来形容,有点过于动听。不,不是奋斗,而是挣扎,是将近二十年来接连不断、愈挫愈奋的挣扎!他真的不是从一条宽广的大道上奋斗而行,而是从一条不折不扣的泥泞小路上挣扎而来!

他的眼前重新浮现出将近二十年前的那个小店,在松江的一条毫不起眼的都乐路上,钟书书店开张的第一天。打开店门,他和那个如今已经八十二岁的钱大伯,在不足六十平方米的店堂里迎接第一个顾客。这一天只卖出几本书,加上附带卖出的香烟与饮料,全天的营业额只有十分可怜的三十七元。如今,当他向别人说起第一天开张的那个三十七元,几乎是当笑话讲了。可是,金浩实际的心理指向,那个三十七元,是他认真留下的一双很深很清脚印。毕竟,那是历史掀开的崭新的一页。从此以后,金浩的人生之路便沿着新的轨迹向前伸展了。

从这崭新的第一页上面,金浩感受到了一种带有神圣意味的光芒。这是在他的生命转折点上,命运以郑重其事地赐予或者眷顾的方式,给他造成的神圣。这是浴火重生的神圣。虽然,这种神圣是通过后来的业绩证明之后才发现的,但是,在他尚未觉察到的当初,这种犹如嫩绿的幼芽刚刚破土而出的神圣,就以顽强的生命力闪闪而出了。

后来,开始了一步又一步的推动与前进。慢慢地,由几个人发展到一个小团队,直至如今的有将近三百名职工的大团队。他的妻子,后来成为他最得力助手的徐雅娥,也在他创立新业不久后加盟了他的团队。

徐雅娥女士一旦出山,“夫妻老婆店”也就常常成为钟书书店的戏称。除了徐雅娥,金浩的身边还聚集了一批不妨称之为精英的得力助手,金浩总是诚恳热情地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兄弟姐妹。随着时间的推移,钟书书店的经营规模和经营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赖以依附的钟书公司,现今已经发展壮大为集合图书编著出版与发行销售的现代化新型企业。钟书书店经营图书的种类,已经由原来比较单一的以教学辅导材料为主,变成了除教学辅导材料之外,兼有教科文艺包括中外文学经典、国学经典、少年儿童读物等书籍,可谓花样繁多,品种齐全。而钟书阁,则以教科文艺作为特色。钟书书店的码洋,以2014年计,已达到4.5亿元。

由于钟书阁小茶室的氛围是诗的氛围,这就使金浩的思索也浸染在诗的氛围里。这时候,诗意成为思索的跳跃和律动,而思索又成为诗的强大动力。于是,诗与思奇妙地交融在了一起。

金浩在小茶室里的思索,内容极其广泛。因为在他面前,思考对象实在太多。他往往要在经过斟酌之后,挑选他觉得最为紧要的问题进行深思。不过,有一个问题如影随形,会时常翻腾在他的脑海。这个问题关系到他朝朝暮暮、孜孜以求的事业,如何进一步发展。问题是:钟书书店总是面临纷繁复杂的各种困难和许多问题,那么,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最应该关注的是什么?

这可以用千言万语来表述。但是,九九归一,他经过将近二十年风霜雨雪的历练、天上地下的思考,认为自己最关键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只需两个字就能概括,这就是:征服!

征服,这是时时处处、持续不断地涌起在他的心头的坚挺而豪迈的声音!

这是金浩的心声。这心声,环绕着金浩的一个非常远大而又十分瑰丽的目标:他要带领他的团队,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把钟书书店打造成为中国最美丽的书店!这最美丽的书店将有许许多多分店,由现在的二十多家,发展成一百家,一千家,甚至更多;从上海,到全国各地……

金浩的心声,联结着一个绮丽的实在的梦,一个关于他钟爱无比的书的梦,一个与伟大的中国梦相通相合的高贵的梦。

而他崇尚的征服,分为两大阵营:外在的征服与内在的征服。外在

的,他和妻子徐雅娥相依相伴,带领着日益壮大的团队,过去曾经征服过拦截他们前进的无数艰难险阻;将来,仍然有无数拦截他们前进的艰难险阻需要征服。内在的,他曾经不断地向自己的灵魂开战,坚决不让心中的魔鬼——诸如怯懦、急躁、忧愁甚至自私——有肆虐的机会;要坚定地让自己心中的天使——诸如善良、宽厚、公正、慈爱等——能够高飞远翔。而将来,自己心中天使与魔鬼的搏斗仍会继续,他要始终保持心境的宁静。

很显然,这是一种具有相当高度的征服,是伸向碧云蓝天的高端的征服。

借用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词——“高处入云端”,正可以用来比喻这一高情远致的精神境界。一个富有思想的企业家,具备了相当高度的精神境界,就能征服一切,无往而不胜。

诗意横溢的云间,活跃着善于思索的金浩。金浩把自己内心不断思索的波涛,又不断地推向钟书书店与钟书公司,于是,金浩的外部世界也不断地掀起变化的波涛。

第二章 灯火阑珊处



金浩把钓竿轻轻一甩，一颗心就似乎顺着那根细细的钓线，融化在了静静的水里。立刻有一种无比爽快的怡然自得的感觉，丝丝缕缕地传遍周身。……

在还没有开设钟书书店的分店钟书阁之前,钟书书店鲜为人知。自从诞生了钟书阁,情况骤然大变,金浩和钟书阁,连同钟书书店和钟书公司,很快就名声大振。

无数读者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了对钟书阁的由衷之爱。钟书阁与钟书书店得到从中央到上海有关方面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大力支持。钟书公司呈现出一片兴旺气象,正在朝着金浩所设想的方向与目标稳步前进。面对这种蒸蒸日上的情形,容易自我膨胀的人,很可能会扬扬得意,甚至晕头转向,不知所以。

那么,金浩呢?

笔者和金浩认识的时间不长。在还没有与他认识的时候,听到过不少关于钟书阁的传闻。但因为笔者住在市区,钟书阁在松江,一直没有前去观看。一次,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的一位好友,家住松江的散文作家王勉,绘声绘色地和笔者说起了金浩与钟书阁。听说笔者不认识金浩,也没有去过钟书阁,他郑重其事地对笔者说:“你一定要去钟书阁看看,一定要认识金浩,他真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呢。”

钟书阁的名气这么大,主人又是个传奇式的人物,笔者若是不去看,不去认识,未免太遗憾了。王勉还同时告诉笔者,他和金浩是莫逆之交。他曾经向金浩建议,请一些作家到钟书阁采风,写一点东西。已经有一些作家捷足先登了。

这激起了笔者去钟书阁会一会金浩的兴趣。

笔者很快邀请了几位作家,一起到了钟书阁。

钟书阁果然名不虚传!在店堂里,笔者以及和笔者同往的作家们都有目不暇接的感觉。我们正在仔细观看店里的陈设和书籍的时候,金浩的妻子徐雅娥热情地走来,向我们表示欢迎。她说金浩前几天就知道我们要来采风,想好来陪我们的,但临时忽然有要事缠身,等一会儿再过来。

我们便在徐雅娥的引领下,兴致勃勃地浏览店里的书。一边看,一边听徐雅娥和店员介绍钟书阁的情况。徐雅娥在介绍时,多次提到“金老师”怎么说怎么说。原来金浩和徐雅娥以前都当过老师,在大庭广众下,徐雅娥一般都会称金浩为老师。

这时,笔者无意中发现,徐雅娥的身后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在徐雅娥接着说话时,他也轻轻地插上几句。笔者稍微打量了他一下,高挑个子,面向斯文,戴着眼镜,显出慈祥之色与文雅之气。笔者不知这位男子是谁,他没有自我介绍,徐雅娥也没有说,笔者就没有更多地留意。

笔者心里还在转一个念头:说金浩一会儿就来,可是已经过了好一会儿了,怎么还没有来呢?

徐雅娥他们在钟书阁附近的一家饭店为我们安排了中餐。大家在精致的圆桌前客气着准备落座。

徐雅娥一定要笔者坐在主位。

笔者坚决不肯:“那怎么行?你是主人!”

但徐雅娥却始终微笑着坚持。正僵持不下时,只听一个已在离主位不近的地方落座的男子说:

“啊呀,不要客气嘛,这有什么关系啊!”

笔者一看,说话的正是笔者刚才不知他为何人的、显得慈祥和文雅的男子。不过,此时此刻,笔者仍然还不明了他的底细。

这时徐雅娥又笑着发话了:“你看,我们金浩也这样说,你就别客气了!”不知为何,这一回她不称“金老师”,而直呼“金浩”。

笔者不觉一惊,连忙对着那位男子问:“啊,什么?你就是老板金浩?”

徐雅娥立即歉意地说:“喔唷,我忘记给大家介绍了!金浩他刚才有点儿急事,没能你们一到就来陪你们。”

大家都笑了笑。笔者走到金浩跟前,说:“金老板,其实我刚才已经见到你了,可不认识你,你也不做自我介绍。”

金浩略显尴尬之色,微笑着说:“对不起,我疏忽了。你不要叫我老板,叫我金浩好啦。你年纪比我们大,年长为尊。不用客气,赶紧坐下吧!”

再三推让之后，实在拗不过，笔者只好坐在主位。

事后徐雅娥对笔者说：“金浩他经常这样的，对客人总是不够主动热情。说得好听点，是他谦虚；说得不好听点，是他不懂礼节。”

笔者说：“我已经知道你们俩都当过老师，金浩还当过校长，他怎么可能不懂礼节？很明显是他谦虚了。”

徐雅娥认真地说：“你不要高抬他，一高抬，他以后就会翘尾巴。”

笔者就是在这种比较特殊的气氛里，认识了金浩。

自从那次会面后，笔者与金浩渐渐熟悉了起来。对于他的经历、学识、性格、脾气，以及为人处事的方式习惯等，笔者有了越来越多也愈来愈深的了解。关于他的谦虚与低调，笔者能举出不少例子。下面的一件事，笔者印象很深。

那是去年秋天，赵丽宏先生新出了一本他自己很喜欢的诗集。一次与他闲谈时，笔者提议召开一个这本诗集的发布会。笔者知道金浩对于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很强的前瞻意识，有许多新颖别致的想法，比如在钟书阁，他竭力主张多举办一些别开生面的文化活动。尤其对有利于作家创作的事，他十分关注。因此笔者对赵丽宏说，他出的书比较多，新书发布会不要总放在市中心开，比如可以放在松江的钟书阁，由钟书阁和上海作协诗歌委员会主办。

征得了赵丽宏的同意，笔者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金浩和徐雅娥。他们非常赞同，说这是一件为钟书阁增光添彩的事。

由于赵丽宏自己不便张罗此事，就由笔者和上海作协诗歌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杨秀丽女士，来到钟书公司，与金浩夫妇一起商量。没过几天，我们共同落实了新书发布会的一些准备工作，包括邀请了一些比较活跃的诗人 and 作家。

新书发布会召开的那天下午，钟书阁的会议室里陆陆续续来了许多人。金浩和徐雅娥组织了几位精明强干的人，把会场的气氛营造得很热烈，会场布置得也很雅致。

会前，发生了按常理不应该发生的事。

在为发布会做准备时，笔者曾经提议，由金浩来主持这个会。这是顺理成章的。因为钟书阁是主办单位，新书发布会又在钟书阁举行，而且发布会的所有费用都由金浩承担。可是金浩一直没有答应。马上要

开会了,笔者又提出要他主持,他一定不肯,说是由笔者主持。无奈之下,笔者只好应允。

金浩这人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里:他不但不主持,并且还不愿意在第一排就座,而是与徐雅娥一起,坚持要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这还不够,当笔者提出希望他在会上说几句,他连连摇手,连声说“免了免了”。他只是坐在会场的一个角落,静静地听一些诗人和作家发言。

这次新书发布会上,金浩十分高兴。会议结束,他笑眯眯地走过来对笔者说:“很成功啊。”又轻轻地说:“开会前,我已和赵丽宏老师说过话,向他表示祝贺了。”

笔者无语,心想:啊,只有你才会这样。

笔者记得,还是自己上大学时,同班一位同学给笔者说过一句话。多少年过去了,他的话一直铭刻在笔者心里。他说,他要恪守他祖父在他年少时就叫他牢记的八个字:“谦虚首要,恭敬紧要。”谦虚是对己,恭敬是对人。笔者很看重这八个字,因为笔者的祖父在笔者小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教诲,他是这样说的:“做人第一条要谦虚,千万不要骄傲。”

所以,当笔者发现金浩身上的谦逊精神与恭敬态度时,敬意不禁油然而生。同时又联想起他的另一种精神与态度:安静。

安静,一种异乎寻常的安静。与金浩相处长了,你会自然地发现他喜欢安静,也表现得安静。他是一个时时希望自己处于静境、实现静态的人。当然,金浩不是圣人,他有时也会不很安静,以至很不安静,甚至急躁异常,或者激动万分,但他能够很快克制自己,复归安静。

举出一个例子,足以说明金浩对于安静的向往与守望。

他喜欢钓鱼。多年来,他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决定了他一年到头没有空闲的时候,但他会千方百计地忙里偷闲,然后一个人悄悄地出去钓鱼。

挖空心思为自己创造闲空,是因为他长年以来坚守的一个信念:工作再紧张,也不能放弃闲情的超逸。这就要使自己的身心在可能的情况下,与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也就是从实际利害中超脱;要强迫自己保持一种诗化的心灵创造状态,对生活的旧有规则进行暂时的破坏,从而达到一种身心俱泰的积极平衡。

在他的感觉里,钓鱼是实现这种积极平衡的再好不过的方法。

在他妻子徐雅娥的故乡五库，那里有几个可供垂钓爱好者获得悠闲的池塘。有一口池塘的水最好，周边的景致最为丰美，绿树掩映，芳草萋萋，显得格外幽静雅致，是金浩最愿意安适地垂钓的胜地。

从钟书公司或他自己家里到达钓鱼的池塘，有将近半个小时的车程。金浩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在百忙之中挤出半天——一般都是下午，开车到这个他理想的所在，在大自然静谧的怀抱里，安抚自己往往难以静定的心灵。

2015年初春的一天下午，他又在池塘边的一棵大树下坐定。池中春水盈盈，清风和煦，微波不兴。金浩把钓竿轻轻一甩，一颗心就似乎顺着那根细细的钓线，融化在了静静的水里。立刻有一种无比爽快的怡然自得的感觉，丝丝缕缕地传遍周身。

这时候，他真想把工作在内的一切都忘干净，好好地享受一番宁静带来的快乐。但说把一切忘记，毕竟不大可能。尽管是在安安静静地垂钓，仍然不断地有书店与公司的人和事，以及其他烦心之事，在他脑海里打转。不过，他会竭力地克制自己，不让它们牵住自己的心。有时，会遇到很有吸引力的问题，吸引他非要深思一番。金浩会把这种深思纳入静思，安安稳稳地把问题进行梳理、开掘以至化解。他的心情还是十分怡悦安详。

笔者曾经多次和金浩说起他钓鱼的事，问起他在池塘静等鱼儿上钩时的心境。这是自然而然说起的，因为这样的谈话大都在钟书公司的食堂里，与他一起吃饭，下饭的有他钓来的称得上鲜美的鲫鱼。他很随意地说起他的感受。有的感受，笔者听了觉得颇为别致，不妨记录如下。

有一次，他问笔者：

“我看一些谈茶的书，经常提到‘茶禅一味’四个字，你觉得这四个字怎么样？”

笔者说：“茶禅一味，很有道理啊。”

他笑着问：“什么道理？”

笔者一时语塞了。自己平时很爱饮茶品茗，茶禅一味之类的话，也时常挂在嘴边，但真要说出其中的什么道理，倒没有认真细想过。不过此时此刻，笔者不能显得太窘迫，只好把即兴而成的话——诸如饮茶与行禅，同是崇尚自然清淡，讲究简素闲寂，都为了追求一种超凡脱俗的静

的境界之美，向他搪塞一番。

金浩点头称是。但他说：“你说的都有道理，我也赞同‘茶禅一味’的说法。不过，在我看来，说是茶禅一味，还不如说钓禅一味。”

“钓禅一味？是你创造的吗？”笔者觉得十分新鲜。

“随便想起的，哪里谈得上什么创造。”

于是，他开始给笔者讲述“钓禅一味”胜过“茶禅一味”的道理。

金浩认为，垂钓与饮茶两相比较，两者都讲究空灵讲究寂静，讲究置身的特定环境与特定环境里清虚敛藏的心灵。但垂钓总在高天之下，清水之旁，而且往往有高树幽径，红花绿草为伴，目光专注而神情放松，在虚静中与大自然融涵玄会，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感觉油然升腾。这自然容易造成空灵雅致的心绪。这一切，比起饮茶来，更能澡雪精神，更能契合禅的宁静超脱、清韵高逸的化境。

笔者仔细一想，觉得金浩所说，颇为新颖别致。

金浩有这样的想法，是他好静的结果。他整日忙碌不堪，但他骨子里喜欢宁静。越是忙，越是静不下来，越是渴望着静。而他的好静，又是与他的谦虚精神一致的，这不能不使笔者联想到谦虚与好静的关系。

这其实也是金浩经常思索的。有一次，笔者和他说起这一问题，他想了想说：

“老子不是早就有过这方面的论述吗？”

老子确实最早把虚与静联结在一起。他最典范的论述就是在《道德经》第十六章里“致虚极，守静笃”的话。笔者一向钦敬的任继愈先生，把这六个字译成“(尽量使)心灵虚寂，保持清静。”他评价这第十六章的一段话，很是精辟：“老子以虚心的态度静观万物，他认为万物的变化是循环往复的，变来变去，又回到它原来的出发点(归根)，好像未变，所以叫作静。静是万物变化的总原则，所以是常(不变)，遵循静的原则，就不要轻举妄动。把主静应用到生活、政治各个方面，无为而治，可不遭风险。”

笔者发现金浩的谦虚和好静，暗含了任继愈先生所阐述的老子的深意。

由金浩的谦虚、恭敬和好静，让笔者想起了辛弃疾那句常被人引用的词：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第三章 动态当年

